

攻

媿

集

九





攻媿集卷三十一

宋

樓

鑰

撰

狀劄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右某伏覩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襄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爲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學問日進有聲上庠茲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學有師承文無蹈



襲博攷經傳有志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  
資稟溫良家居孝友表裏無玷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  
俊彥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于貢舉條制並無違礙今具本人所習  
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莫光朝粹純無玷  
廉介自將種學績文足爲後來之秀臣今舉以自代

舉楊簡劉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  
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右臣伏覩奉議郎知  
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  
有本原愛民之政著于劇邑是臣鄉人素爲畏友非敢  
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  
剛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次歷福  
州通判又有關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  
植黨與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

舉宗室伯洙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右臣伏覩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伯洙少登世科退然儒雅操守堅正政事中和若蒙擢寘朝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寢高伏望速加進用儒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

津忍貧好學厲操勤廉舊名師困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爲縣丞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沈滯選調窮而益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賢才日衆臣敢以此二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尚書舉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學衆譽翕然省試爲上三名廉退謹飭至今尙以選調遠宦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學問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爲故戶部尚書孫覲所稱晚霑世賞筆力愈高雖名士交稱而尚沈選調矧又稟資謙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給舍臺諫各許薦舉所知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繁某人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

名來上者右臣伏觀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淳茂文詞瑰偉真可以掌誥代言久沈下僚衆論所惜其人已老欲望蚤賜擢用如淳熙間韓元吉劉孝韞之比從事郎江疇學問精博議論闕放居爲人師頃爲徽州司戶參軍不惟吏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學官之選從事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昉少負俊聲記問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誥之體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方昉二人與臣皆同鄉曲昉姓氏偶同却非宗黨如蒙朝廷



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慮自代狀

右臣伏覩從政郎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張慮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學問詞采俱有過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俞應符李兼鄭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攷察見任待闕監司公共薦舉者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于求才而監司所繫尤重臣等卽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之權分別是

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納之列不應預聞攷察之事若公共薦舉所不敢辭但以人旣難知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共舉復恐所見不齊旣不敢泛舉資淺之人又不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榷不敢有私親黨合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具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某舉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應符蚤繼世科嘗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朝請郎權知臺州軍州事李兼清白承家公廉鎮物已著維蕃之績宜



爲攬轡之行朝請郎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才  
猷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必有古庸使之  
功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沈端叔王度劄子

同從官

某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賢最急得人亦多其大  
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揀拔器使然以某等耳  
目所接猶有遺焉伏見承直郎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  
端叔文學老成操行無玷自爲諸生由舍選釋褐成均  
多士咸所推重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嚮方其時權

臣擅國方斥逐上封言事之人而端叔奉檄校試廬陵  
乃以封事謗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言路之通塞繫乎  
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徇時好及在左帑委蛇筦庫  
錙銖必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今猶困選階端叔處  
之泊如也從事郎前安慶府府學教授王度性資粹和  
詞采藻麗馳聲上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幾  
二十年僅有三攷學殖愈進文氣不衰爲安慶府教授  
江淮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某等深  
攷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之責欲望朝



廷擢用寘之館學實稱其選

舉閻一德棊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薦舉邊郡太守三二人姓名來上者右臣伏覩朝散郎監登聞鼓院閻一德出自世家屢更繁劇纂輯經史著古今政事錄以爲規警頌知建昌軍諸司交薦得知泰州以憂不赴今任列院物譽甚美通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縣棊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號劇邑奎勤于撫字號稱治辦列剡政績未蒙擢用曾叔祖故翰林學士宓禮

建炎艱難之時實掌書命著兵籌機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可觀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積謙西洛故家少年嘗冠銓闈方爲幕職取知當路不緣介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興前政實權臣之黨月解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畫補解而郡不容積謙謂一時奉命必致鑿空取辦慨然請祠而去人咸惜之臣今並舉充邊郡一德累經任使尤所當先

薦黃膚卿林椅劄子

同倪思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旣不勝愛君之心無以効報



國之志惟有獎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人有能致身于  
時則臣等可追蔽賢之責今得二人焉竊見從事郎前  
臨安府府學教授黃膚卿志節有稱詞章特出所著北  
鑒八卷專論本朝昔與契丹爲鄰後爲女真所辱究切  
事實雖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北夷靖康以來動皆  
國家失計指陳事實略不忌諱刪削繁文極便觀覽自  
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以備乙覽則必憤  
夷狄之世仇痛人謀之致辱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  
之策務爲疆國之謀文林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林椅淹

貫經術博攷古今所著周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  
官職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舉而行旣非泥  
古以違今直可据經而從事自新莽比周名其實喪熙  
寧新法專以理財遂使指爲虛言實不可用惟椅之說  
燦然可觀二人者皆負才名務爲有用之學不惟編載  
有體其所著論又皆明白洞達有益于世聞其書各自  
繳進臣等仰惟聖學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留意而二人  
所著書實可以上裨緝熙之萬一欲望聖慈特頒睿旨  
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錄乞加擢用以示褒勸



攻媿集卷三十一

攻媿集卷三十二

宋

樓

鑰

撰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

紹熙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起居郎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柱下之史密侍于清光螭頭之班尤先于左陛必得俊髦之士以居記注之司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自登仕路屢黜朝行但期平進之安敢啟超遷之望忽叨新擢實出誤恩已深據疾之憂更重積薪



之媿自知若此公論謂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  
渙改昇真才俾退卽于卿聯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  
未敢祗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權中書舍人者自揣僥  
逾彌增震惕伏念臣技能至薄見謂頓遲學術素疎且  
多廢忘躡遷左陛曾閱日之未深密侍清光懼記言之  
非稱矧是縝綸之要實參造命之嚴非智畧該通不足  
以裨贊國論非辭章典麗不足以潤色玉猷可使凡才

而預華選暫承人乏雖弗許于控辭退睥時髦顧豈容  
于冒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宸命更選詞臣俾專  
柱下之官庶愜廷中之議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中書舍人者有命自中  
撫躬失措竊以仕朝廷者以三字爲要知制誥者以一  
日爲榮前代選才必試言而後授近時攝事多滿歲以  
爲真察之加詳過于明試臣自頃承乏最爲罔功詞華  
不足以彰播告之修論議不足以效論思之益久虞幽



黜敢冀親除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亟收成渙俾仍  
記注之舊精求潤色之工庶穆師言且安愚分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者疊  
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高宗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于  
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于後世當求直筆  
仰贊宏模如臣蠢愚遭世明盛自慙薄宦幸三入于脩  
門雖點從班未一登于東觀爲直詞掖方忝誤恩共貳  
史官敢汗清選欲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

專掌于王言庶或逃于公論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直學士院者忽拜恩光  
俯增震灼竊惟翰苑之職儒者至榮雖曰兼官亦當遴  
選如臣之陋與世多違蚤玷世科羸嘗爲場屋之技久  
從吏役豈能工制誥之文獨蒙睿主之深知獲備詞臣  
之下列叨居西掖已懼空餐攝直北扉尤驚誤寵矧清  
趨尚稽于問寢顧禁林何急于充員伏望皇帝陛下洞  
鑒愚衷亟收成渙詔書日簡方當視草之得人英俊駢



羅安用積薪之居上

辭免除給事中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直學士院者惕聞寵命莫措躬竊以掌制紫垣久慚無補進官青瑣尤懼非宜蓋機要之愈嚴繁出納之攸繫自非學足以與聞國論智足以深照事機或非其人必害于政臣退量至陋深恐不堪昔惟潤色之司猶虞疎闕茲任塗歸之職是速顛隳矧當書詔填委之時仍兼詞翰清切之地聖恩誠厚愚分難安自知斷斷以無他衆

必斷斷而不可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俯鑒忱衷別擇時髦俾當夕拜庶幾得批救之手不至累知人之明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權吏部尚書兼職依舊者寵光下逮惕懼靡遑竊以選部攸司是日六官之長文昌攝事亦叨八座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敷之舊臣一登仕路三入脩門年除歲遷寢踰于始望寢驚夢愕屢蹈于危機惟茲瑣闥幾更月琯遇事輒發徒自積于怨仇忤旨為多方日虞于阿譴敢期睿獎亟



賜褻遷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青于東觀  
仍視草于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之不貸伏望皇  
帝陛下收還成渙改畀真賢俾退服于舊班庶漸伸于  
歸志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陞兼實錄院修撰者疊被  
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  
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模臣才不逮中職  
多共貳北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竽曾一辭之

未措矧乍躡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冒寵光進  
升論選銓曹至冗尚憂綿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  
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實能庶大典之速成免公朝  
之虛授

辭免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侍讀者朝拜宸綸暮叨  
恩命退量謏薄采切驚惶竊以帝幄執經之臣尤高露  
門進讀之選自非耆儒博碩古學精深雖得侍清燕之  
間何以贊緝熙之盛如臣至陋冒寵已多推遷才闕于



七年超躡寔登于八座已不堪于共貳尙敢望于至三  
昨爲載筆之官猶慙于記注今進邇英之列安有于發  
明當觀術業以旁求豈以班聯而序進仰祈睿鑒俯照  
愚衷儀圖名世之賢增光稽古之治庶容一介專意三  
銓

乞補外劄子

臣輒傾丹悃上瀆天聽伏念臣庸陋無堪敢萌榮望比  
自三汚朝蹟六閱歲華太上擢之冗散之中俾居詞掖  
陛下賜以便蕃之寵遂長銓曹侍帝幄之深嚴極儒生

之榮遇汔無毫末仰贊高明況今福過災生量盈器溢  
近遭介弟之戚復有冢婦之喪重貽親憂尤不遑處重  
念臣有老母年八十有六氣血寢衰喜懼交切久去鄉  
國日夕念歸伏望聖慈俯矜孤迹畀臣祠祿使息疲勞  
或得州郡差遣許其效力于外庶幾不妨賢路少道身  
災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辭免除職與郡狀

慶元元年五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職與郡者聞命云初揣  
躬知懼伏念臣久汙近綴無補明時自憐小器之易盈



況復私門之多故輒傾危悃仰叩宸聰果蒙從欲之仁俯遂閒歸之志已爲厚幸敢冒殊榮乃叨寓職之恩仍昇典州之寄實踰始望爰瀝忱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遂真祠之請庶安故里之居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恭拜絲綸若臨淵谷竊以東陽望郡當選循良延閣顯名以優耆德豈容一介之賤併叨二者之榮伏念臣三人脩門十更除日經帷史觀實爲儒學之華翰苑銓

曹寢躡從班之長屬以私門多故老母念歸力陳旬外之章幸動蓋高之聽本欲少休于疲曳敢期疊受于寵光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特回成命廩以祝釐之祿從其學稼之心庶使微臣得安愚分

乞宮觀第一狀

臣輒瀝危衷仰干宸展伏念臣比以便親求外自詭治民伏蒙聖恩俯從所請文謨寓直寶婺分符一旦得之實踰分量臣因得過家上冢以遂私心誓當勉竭疲駑圖報君父已擇行日卽戒征途偶緣臣母以犯暑來歸



感疾頗重始則冒風作熱以臟腑下利年已八十有六  
平時雖幸康強而血氣既衰不堪觸動今既伏枕旬日  
其勢未有向安之期訪醫治藥曾無退候舉家惶擾朝  
不謀夕自知稽留官期合取違慢之罪又准七月二日  
指揮以臣寮奏請將應未申到任帥守監司排日催促  
疾速起發仰惟陛下以千里重寄付之微臣在臣豈不  
願卽祇郡事上寬顧憂情迫意切不免有言偃然方命  
迹幾似之儻不投誠陛下竊恐難逃譴責震恐憂懼無  
以自容臣與老母相與爲命既未容扶持上道又不可

單騎先行若更遷延月日深恐輔郡久無正官或致闕  
誤重臣之罪無以自逭欲望聖慈察臣由中之言出于  
懇切特賜宮觀差遣一次使得少遂其私庶幾母子或  
可保全盡出天地父母之恩糜捐頂踵不足以報冒犯  
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 第二狀

臣比蒙聖恩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臣暫還鄉  
曲卽欲之官臣母年八十有六忽以冒暑感疾瘡痢交  
攻屢瀕危殆不免控告君父乞奉祠侍養得旨不允此



猶是朝廷故事又有量展赴官日限指揮明詔之頒詞旨溫厚俯矜危惘洞照真情登拜三讀闔門感涕臣仰銜隆天厚地之恩不敢隨即再請今詔下幾旬跼蹐不遑臣母雖幸向安年高易于感動其勢非更寬以日月安得頓復舊觀黽勉上道深慮顛隕母子相與爲命又不可單騎先往深恐稽留君命使婺女久曠守臣之職臣則有罪不免復申誠禱欲望睿慈察臣之請出不獲已差臣在外宮觀一次使得杜門專意醫藥不惟保全母子之至恩亦足仰助孝治之萬一千冒天威臣下情

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狀

臣比以母病陳乞宮觀伏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前去之任者拜命三次周章跼蹐無所措躬伏念臣蠢愚不肖誤蒙陛下拔擢便親求外過家上冢悉荷矜從誠願勉竭少圖報效而況臣所得州素爲浙東佳郡財計粗優歲事登熟去鄉不遠使臣得奉親之官宣布德意豈非臣之至願實緣臣母一病五十餘日雖曾少間而年高易于感動近嘗夜作嘔逆次日心



脾痛楚幾于委頓闔門無以自存驚惴度日此去舟行  
三日至越遵陸七程始到婺州見今尙須扶掖方能起  
坐委難支吾若迫于威命勉強登途脫有不虞萬死莫  
贖昔陳實爲太丘長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以  
爲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臣雖不孝  
安敢爲此不免復冒斧鉞之誅三以情實披訴于君父  
之前欲望聖慈特賜矜察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使臣得  
以杜門專意醫藥之奉保全老母之餘生臣無任祈天  
望聖惶懼懇禱之至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婺州者自天有命無  
地措躬伏念臣比剖左符暫歸故里屬親闈之感疾叩  
宸陛以陳情荷溫詔之一頒控忱辭而三請因殊庭香  
火之奉得專心醫禮之營仰戴恩私寢成藥喜忽蒙東  
記再昇藩宣不移東婺之輔邦俾遂南陔之孝養固當  
仰體趣行之旨勉圖共理之良惟母壽益高幾近九齡  
之耄雖官程甚邇尙踰數驛之遙儻扶持以亟驅恐疲  
勞之未免況臣世系本出部封至今三邑同姓之人不



減四明聚族之衆向于宦路或講宗盟親疎之間悔吝斯起憂患不堪于累歲聰明尤減于前時敢以妄庸冒此煩劇欲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別選長才庶安衡泌之居以盡晨昏之職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復元職名依舊宮觀者臣逃聞成命深震危衷伏念臣生遇昌期仕叨從列頃以便私而請外旋因奉母以求閒處此累年安如一日閉門自屏尚遭白簡之彈踏地靡遑敢冀青氈之舊忽頒

綸于北闕復寓職于西清拜寵若驚祝釐如故不圖簡記遠及微蹤揣愚分以非宜恐人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亟寢誤恩庶安敝里之居免玷甘泉之列

辭免與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郡者臣恭聞明命莫措微躬伏念臣少習一經本因覓舉仕踰三紀非敢爲高論思無補于清朝更迭遂求于輔郡爲親而歸故里九易歲華復職而畀外祠一由上賜與郡有旨闔門皆驚



久伏丘樊豈不願承于任使儻無疾病猶當出效于驅  
馳茲貢需章實有危懼母以九十四之耄日抱沈疴臣  
以六十七之年又嬰宿疾顧二人相與爲命無一日不  
曾用醫湯藥扶持苟延暮景里閭勞苦具見真情心志  
已凋豫切不虞之懼頭顱如許寧堪共理之良伏望聖  
慈俯憐舊物許令終養以全烏鳥之私仍俾祝釐少安  
麋鹿之性

乞致仕狀

開禧二年  
十二月

右臣么微之迹遭際聖時叨綴從班曾無補報憂患餘

生自貽嚴譴杜門省愆衰瘁日甚重念臣生于紹興七  
年今年及七十揆之禮經實當告老伏望睿慈許臣致  
仕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祈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昨具奏乞致仕奉聖旨不允者引年有請願畢餘  
生賜旨未俞敢申再瀆仰動蓋高之聽冀垂從欲之仁  
竊以致爲臣者實累載之素心不得謝者乃清朝之異  
數苟非宿望厥有彝章如臣者少旣無奇今將安用不  
堪荷橐賦彭澤之歸來但切杜門類介推之借隱子欲



養而親已矣老將知而耄及之而況拜不能興扶而後起退量病體何必待年揆以禮經適當納祿弗容自默非敢為高伏望聖慈俯矜愚悃俾安畎畝遂終齒于幸民許掛衣冠庶獲全于晚節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復元職者臣忽聞牽復倍切驚惶伏念臣久遂退閒晚更憂患不知自謹宜得大呵曲荷隆寬止從薄責既坐糜于祠祿復進冒于侯封增衍圭腴方申謝牘敢圖睿眷尙及孤蹤未容掛神

武之冠仍為洗丹書之籍寵還故職以賁餘生感上意之至優恐輿言之弗貸欲望皇帝陛下鑒由衷之悃憫垂盡之年追寢誤恩少安愚分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

開禧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龍圖閣直學士依所乞致仕者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引年載請方拜俞音進律過優幾成誤寵重念臣仕參法從歸卽隱居多病蚤衰久有掛衣冠之志為貧急祿尚存戀棧豆之私不因及七十之期安敢為再三之瀆幸茲得謝何望叨榮



矧惟漢閣之班莫重河圖之直當以處赴功之彥豈應  
 昇納祿之人伏望聖慈收還渙渥念臣素知止足俾臣  
 粗保始終惟舊貫之是仍庶餘生之無媿臣除已遵奉  
 聖旨致仕外所有龍圖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召赴行在狀

開禧三年十一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者臣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伏念臣本無可用老而益衰既已引年方茲  
 待盡忽蒙頒命不知所為況號召之一新以人才而為  
 急有如臣者將焉用之輸忠竭誠則已忘舊學陳力就

列則又為廢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非敢飾辭以控免  
 悉由衷誠而吐陳冀別用于真賢庶少安于愚分

再辭免召命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樓鑰召赴行在即具奏辭免恩命  
 奉聖旨不允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疾速赴行在又蒙  
 賜臣詔書一道者召命鼎來亟伸控免詔音俯及未賜  
 允俞敢陳再瀆之私上動九重之聽伏念臣投閒已久  
 告老方新憂患薰心積有負薪之疾權豪側目尤深據  
 瘖之危不賴至仁豈存孤迹忽聞上聖雷霆之斷復見



中天日月之明四方相賀以同聲萬物亦爲之吐氣雖  
曰杜門而待盡寧當俟駕而後行實以蒲柳蚤凋桑榆  
暮迫病纏雙足時歷半年弱質旣衰曾鍼砭之弗及餘  
災未殄致醫禱之無功已分終窮豈萌他望仰蒙簡記  
首預旁招已掛衣冠敢效從班之專達肆頒綸綍更加  
禮遣之優恩存瀝丹心仰干洪造伏望皇帝陛下恕其  
方命察此由衷畧反汗之小嫌遂乞骸之素志或寬歲  
月俾息田廬儻拜起之粗堪豈奔趨之敢後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右臣近具奏再辭免召命未准回降間又准尙書省劄  
子奉聖旨樓鑰落致仕除翰林學士日下前來供職者  
臣控辭未允聞命尤驚伏念臣性資顛蒙學殖荒淺仰  
逢休運屢點周行本無藻繪之工每叨文字之選知南  
宮之名表有媿錦窠代西掖之王言久塵薇省攝承翰  
苑親預禪書兼內外播告之修當書詔填委之際疚心  
自勉血指知慚伏自一去闕庭已周歲紀飽更憂患嗟  
視蔭之幾何絕望功名幸引年之得遂矧嬰沈痼期保  
餘齡逮茲更化之初狎奉趣歸之旨循牆固請出綍又



新彈虎門已掛之冠殊乖素志正鼇禁久虛之席尤懼  
非才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衷別求髦俊俾司是職大  
放厥辭庶德音昭示于萬方雖武夫亦爲之三歎獲苟  
安于故里免有玷于隆知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繼具奏辭免狀准詔書  
不允者屢辭召節已干方命之誅疊遜詔綸又冒執愚  
之懼自量其分不已于言竊以起廢江湖豈非臣子之  
大願充員翰墨尤號儒生之至榮而臣昔者攝空實由

西省今焉被命乃自外方身已納祿而復齒垂紳之間  
仰上恩之特異年過從心而使當視草之職真近此之  
所無臣自知其弗堪人必以爲不可進退之際跼蹐靡  
遑欲望皇帝陛下念及衰殘許其引避或不容于固請  
姑別處于閒曹雖懷知止之慚猶有可勉之理

謝宣召入院狀

右臣伏蒙聖慈除臣翰林學士仍依故事本院待詔李  
舜臣至臣所居宣入院充學士者遠頒除命賁臨東海  
之濱甫覲威顏徑上北扉之直重勤主眷申遣王人荷



新渥以無堪撫舊游而自失伏念臣學徒泥古仕本代  
耕素甘州縣之勞敢冀朝廷之選而乃屢參鵷序寢上  
螭坳紫薇久典于訓辭青瑣進司于封駁天官掌選兼  
侍金華之嚴史觀綴文久攝玉堂之邃投閒置散已分  
終焉告老休官遂將已矣寧知末路復被優恩不容臥  
家趣使赴闕對邇英之閣曲軫淵衷登螭文之堂殆成  
陳迹自歎形容之盡變况聞棖棟之游更已試用功旣  
衰焉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才無終棄仁不遐遺解琴  
瑟以更張聿修治具出絲綸而彌大下取故臣欽佩隆

知頗驚羣聽臣敢不勉尋末學增葺寡聞彊爲駝駝之  
詞少答便蕃之寵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兼侍讀者疊拜恩光彌深震恐伏念臣頃者攝承文部  
兼直禁林進讀露門無匪高華之選退耕綿上不堪憂  
患之罹冀垂車以示子孫辱賜骸而歸田里敢圖出綽  
復使彈冠况在七旬之餘悉紆三組之重不惟共貳俱  
俾爲真有如朽鈍之蹤曷稱便蕃之寵欲望皇帝陛下



別圖衆俊無備一夫念齒髮之早衰察精神之不及姑仍舊貫尚竭庸材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除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繼具奏辭免伏准詔書不允者詞禁再登甫祗官次恩光三錫益震愚衷貢遜曠以未俞望宸居而力請伏念臣才本無用病因易衰休官方幸于杜門承詔忽驚于赴闕尋鑾坡之舊已懼不堪居從橐之先尤爲非據況二選並稱于劇部而九重密侍于邇英仍兼視草之司深切負芒

之懼欲望皇帝陛下俯矜誠悃曲軫頽齡旣知斷斷以無他安得多多而益辦許容避寵庶免妨賢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者臣再入脩門屢膺寵渥周章亟拜跼踖靡寧伏念臣頃遭從班嘗共衆職旣典銓于選部仍視草于禁林茲皆遂于爲真又已參于進讀更頒恩旨俾預史官比緣疊組之煩疲于奔命乃若汗青之重無所措詞至今媿之況復老矣三者已難于勝任一身安得以貪榮欲望



皇帝陛下憫其已過于七旬察其難兼于數器以國典  
為甚鉅擇英才而別求庶使微蹤粗殫駑力

攻媿集卷三十二

攻媿集卷三十三

宋

樓

鑰

撰

狀劄

乞歸田里劄子

嘉定元年七月

臣輒傾誠悃仰干天聽伏念臣危孤之蹤自慶元改元  
補外因遂投閒十有三年而尚遭排根不已屢欲陳乞  
致仕以年既未及恐涉矯激繼遭內難卽吉之日甫及  
七十引經至再始遂掛冠臣自去國卽為終焉之計人  
所共知去冬仰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收召是時非敢



俟駕而行實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除目下及于里門  
郡守又從而津遣扶病赴闕再瞻清光游蒙親擢加以  
兼職又且俾典貢舉非不願勉竭衰悴少伸報效重念  
臣年已七十有二精力益耗銓曹有簿書之煩翰苑有  
文字之冗經筵史館皆非所堪近以中暑招醫不敢謁  
告步趨拜跪強勉不前不求退休必至顛踣久妨賢路  
且玷明時伏望聖慈俯矜孤迹再許納祿歸老田閭實  
戴天地之恩敢忘君父之賜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臣伏蒙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惕聞渙渥俯震危  
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汙朝蹟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  
安心實靡他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爲奉親置散  
投閒久作山林之計匿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  
摧剝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幸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  
長于六官且悉歸于衆職直爲過分何敢僥求況已越  
于從心比再祈于納祿不圖睿眷擢筵樞臣典選固難  
尚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居寵加秘殿之名兼預儲



察之列誤恩下逮羣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仍獻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儻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于尚方錫名駒于內殿臣庀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浹之間復冒恩榮之辱禮誠過厚心則靡遑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旣多負乘

有覲使之安分抑免傷廉特降指揮追還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依舊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誤恩狎至撫己增慚伏念臣頃備論思久投閒散荷皇明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筦之班仍預儲扃之客已爲過幸每懼弗堪曾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寧容濫吹之人偃伯云初茲豈養疴之地尚蔑一毫之效遂叨二府之真念朝行之髦士甚多況天下之逸民未



舉不應邇列乃以序遷欲望皇帝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反汗遴選英才而圖任姑令舊著之少安亟賜俞音免貽羣議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者承命下臨撫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之有貳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洵黠從班叨塵宥府才再周于月瑄已疊被于恩綸玩愒自慙于事功而何補衰

疲既甚況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冠而退忽驚寵渥俾預政機載攷舊章間有三人之同列若稽近比未聞兩地之贅員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憐過分收還成渙願亟賜于俞音茂柬英才以共扶于興運

賀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恭審寵錫宸章聿新戶冊前星少海益嚴壯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修之意震亨協吉日進無疆某叨預下寮欣聞盛事容卽陪于賀旅敢先貢于忱衷伏望令慈



俯垂鑒察

乞歸田里劄子 嘉定三年四月

臣輒伸衷悃仰干天聽臣聞七十而致仕禮之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進遭際累朝三入周行寢塵法從年未六十卽遂投閒屢思納祿正恐或以爲矯母喪旣終適當七十再疏得請自謂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圖聖慈更化之日首賜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顏盡畀舊物旋由樞筦進貳政機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愒歲月毫髮無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之時而

况筋力日衰每虞僵仆素有足疾曾爲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戀慕聖德願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睿慈矜憐哀悴許臣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以盡餘生不勝萬幸

第二劄

上章有請願致爲臣頒詔甚温未容得謝敢浚陳夫愚悃用仰冒于宸聰伏念臣少已無稱老將安用仰被聖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



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衰而戒得衆必有言矧同召之  
 三人今止存于隻影汗顏在列歸夢先形漏盡鐘鳴夜  
 行當已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睿慈俯回淵聽放歸  
 田里俾遂畢于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第三劄

臣疊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游頌渥渥未許告歸三貢需章終期得請敢冒蓋高之  
 聽仰干方命之誅伏念臣猥以迂儒叨塵近綴上恩至  
 厚加寵數之便蕃同列咸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

借以自陳惟是年實寢高夙苦負薪之疾位爲甚過了  
 無橫草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旣垂而再駕識分知足  
 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戀劇之譏豈能戶曉久妨賢路奚  
 補公家屢屬藁于皂囊終投誠于丹扆仰祈聰鑒俯察  
 衰蹤與其僵踣于朝重貽鑄誚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  
 全矢辭已窮屏息以俟

御筆卿爲時耆艾秉國樞機進退之間重輕所繫數頌詔論宜悉朕懷勉竭壯猷毋庸遽去

乞致仕劄子 嘉定四年閏二月

臣敢傾危惘仰冒天聰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



經也臣五十九而投閒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年適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祿平生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是歲一發數月甘爲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簪履之舊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旣叨翰苑之除又頒趣行之命扶憊造朝本擬一拜清光歸安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途在苒三載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遂七十有五矣旣違古義又乖初心筋力益衰舊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撫事傷感久在朝假不遑安處勉強參告顛踣是虞

茲敢投誠君父乞骸以歸非惟羸全晚節亦免久妨賢路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旣不能不止何待伏望聖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惶懼祈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陳願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爲期竊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四旨驚眷寵之過優舊或施于累押之餘今乃用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遑



安伏念臣學術素疎宦情尤薄禁路已知其踰分政途  
深媿于罔功況在縱心之時旣從謝事之願豈容今日  
猶玷邇聯凡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列殆幾  
貪祿以忘歸福過災生重以鶴原之戚日暮途遠恍然  
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趨拜每虞于僵仆覬息影  
于田廬之下敢投誠于君父之前伏望皇帝陛下俯賜  
矜容曲憐疲瘁恩榮素厚非無犬馬戀棧之心志意已  
凋但有麋鹿投林之想倘得退尋于醫藥庶幾尚保于  
桑榆

第三劄

臣再貢封章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者引經告老尙  
闕俞音造膝陳情敢祈恩許難避再三之瀆庶蒙萬一  
之從伏念臣屢忝登朝幾成去國投閒置散自分終焉  
避寵辭榮不啻足矣頭童齒豁固知竟死以何裨漏盡  
鐘鳴烏可夜行而不止豈知末路重上要津同寅協恭  
雖粗逃于瘴曠玩歲愒日恐徒積于悔尤久踰休致之  
期深有滿盈之懼弟兄猥衆凋謝奚堪疾疢交侵衰頽  
已甚惟應納祿或免挺災伏望皇帝陛下洞鑒由衷俾



令得謝既不敢請麾符之寄亦不能奉香火之祠掛神  
武之衣冠復尋故步樂清時之鐘鼓尙佚餘生

再乞致仕劄子

嘉定四年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祿聖意眷留溫詔稠疊仰體  
隆寬復就班綴本未敢再有陳請瀆冒君父實以今年  
七十有五自念厚恩未報勉強奔走使其無病尚可支  
吾臣近者四月十七日扈駕朝獻景靈宮乘騎拜跪幾  
致顛踣翌日鞭策不前不免謁告復于二十七日堂中  
議政之次方欲夙退緣積雨陰濕不惟發動足疾適苦

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此丞相以下之所親見  
十日環視不可掩覆亟歸私第招醫用藥僅得少定至  
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等假彌不遑安使當殿陛朝謁  
宗廟駿奔之際不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列必致倍費保  
全兼臣先已掛冠又過數歲強顏寢久自知人言不貸  
以爲貪祿忘歸一旦疎虞無所逃罪是敢投誠于陛下  
之前深恐不任趨拜亦不敢又勞宣押之煩輒貢囊封  
額天有請伏望睿慈矜其過老察其由衷許臣依舊致  
仕放歸田里以畢餘年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茲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度老而氣耗難以黽勉趨走既忝參預又不容安坐養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歸老伏奉詔書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俯增震惕伏念臣舊有宿疾甘爲廢人不自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又延數年及見聖君更化之初叨預明時共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強而中實枯心欲爲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乃無報效之勤立則欲僵坐多假寐徒妨賢路難免人言況復近因風

濕之侵初爲飡泄之疾眩暈幾成于顛仆摧頽重費于扶持雖轉刻以復醒亟還家而歸臥仰蒙予告得遂呼醫自憐蒲柳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強勉更效驅馳一朝或作于周行萬死難逃于大譴伏祈天鑒俯察忱衷許掛衣冠往尋丘壟庶可訪尋藥石收聚精神苟餘喘之尚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近以衰病陳乞致仕兩奉詔書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仰感聖慈未賜嚴譴非敢瀆蓋高之造實緣有未



盡之誠輒干蕭斧之誅冀動凝旒之聽伏念臣少無所用老則可知頃叨獻納之聯甘處廢閒之地屬睿主當改弦之始俾微臣仍曳履之餘擢寘樞庭遂進參于轂轂重糜廩粟曾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誚于人自知非久于世然而七旬以後三載于茲羸能力勉于步趨因謂尙堪于驅役烏雖飛而宜下可不知還燈欲滅而復明安能長保當未及衰殘而告退況今以疾病而有求倘遂伏于先廬庶少延于暮景伏望皇帝陛下俯憐疲瘁亟賜允俞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窮

其力而臣力既窮辭雖已殫情則甚切遡九重而請命祈一札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祿在常情則然養老乞言猶古人不廢況大臣之進退繫朝家之重輕有如賢卿蔚爲國老頻閱抗陳之奏殊乖眷委之懷益務交修毋思獨善

親書奏謝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載累上引年之請必蒙陛下曲賜眷留本未敢洊冒天威近在堂中忽作暈眩幾至顛仆謁告呼醫尋卽上章求致其事兩拜溫詔尚闕俞音情意迫切遂成三瀆初七日早仰荷聖慈特遣中使傳奉



恩旨臣既粗可支吾且聞居家引疾素無宣押之例惶懼承命卽時入堂已具奏知敢圖天地之隆私申賁雲漢之親札獎飾備至訓以去就之宜臣實何人叨被殊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雖勉力就列終恐衰悴不能仰酬洪造之萬一謹于中夜齋祓躬伸奏謝來日自當俯伏宸陛控敘危衷臣下情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子

臣輒有微誠仰干天聽臣祖贈太師齊國公臣某政和

中由卿列擢守鄉郡興利除害非止一端每有奏聞隨卽報可其後在任首尾五年宣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應如杭嚴處州皆遭攻破越及溫台僅餘城郭外邑亦多塗炭惟臣祖申飭備禦多設方略闔境無虞就陞徽猷閣直學士告墨具在前後璽書褒美皆親灑宸翰雲章昭回海邦增耀城內一湖舊有十洲三島最南一處適與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錦照堂刻碑堂中以侈上賜中更兵燬巍然獨存是時州治初復移爲小廳碑石暴露隆興元二年間州郡方始再建及今五十年



棟宇弗支加以連歲暴風秋霖頽損尤甚臣自顧么微  
猥叨誤恩置諸邇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顧惟家世之  
舊不敢自默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容臣自備材植以  
時增葺倘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許本家及官司  
指占安泊居止庶可永久尊奉先朝奎畫之嚴抑使子  
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東宮耕織圖劄子

某衰遲之蹤叨逾過分自塵樞筦卽備儲寮仰蒙令慈  
眷顧加渥退念略無毫髮可以補報每切慚悚某伯父

故淮東安撫璫嘗令於潛深念農夫蠶婦之勞苦畫成  
耕織二圖各爲之詩尋蒙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  
加睿獎宣示後宮至今尚有副本某嘗書跋其後仰惟  
皇太子殿下淵冲玉裕學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愛民  
固已習熟聞見究知世務惟是農桑爲天下大本或恐  
田里細故未能盡見某輒不揆傳寫舊圖親書詩章併  
錄跋語裝爲二軸伏望講讀餘閒俯賜觀覽或可備知  
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寘諸几案庶幾少裨聰明  
之萬一亦以見下寮拳拳之誠



乞致仕劄子

嘉定五年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聰臣聞之禮經自幼學以至致仕具有節目古今用之臣生而多幸年未四十而仕遭際三朝四入周行年除歲遷寢至通顯七十掛冠不啻足矣陛下更化之初首蒙收召迫于威命扶病復來恩渥益隆遂塵樞筦進參駸轂亦既三年中間屢嘗自列眷留再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允俞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六矣齒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瘁隱痛交攻每趨朝謁悉出勉強深懼

僵踣于宗廟會同之際有玷陛下保全之恩顧豈有入仕則在古制之先而休官乃在其後又復過數年矣貪冒之譏難免人言臣自知媿有覲面目伏望聖慈矜念衰殘許歸田里賜以餘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允臣竊惟皇朝忠厚專以禮義廉恥養士夫之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先帝臨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有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



除以待次郡守是爲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自陛下改弦更張以來興念正元朝士所餘無幾又多久厄于權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耄艾亦皆以次收召德至渥也迨至今日荏苒六年召用之人或去或亡幾于略盡獨臣久玷政途未容得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祿爲己有則昧止足之義無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又曰路不妨賢則詘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凡在朝列有懇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犁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精力尚強猶

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疏智短不足以任共政之責所以切切求退非爲圖山林閒燕之適也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爲役與其後日徒費陛下保全不若及今尚可黽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晚暮榮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足之義

第三劄

臣累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告老將歸籲天有請蒙恩未允躋地靡遑敢干方命之



誅三貢乞身之愀伏念臣屏居既久得謝復來初期一拜于天光徑還鄉社豈謂五經于歲律尚玷政途屢求再掛于衣冠亦已疊勤于詔諭詞窮復止福過難安念久據于要津致坐妨于賢路況復衰頹益甚遂已至踰七望八之年參預無聞何以佐咸五登三之治爰自去冬而草奏必期嗣歲以辭榮親奉玉音謂正資于輔佐游頒綸命又有及于典刑仁慈優隆詞旨詳縟仰聖主所以逮下在微臣皆非敢當不復更引禮經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瘁疾旣交侵心志凋殘事尤健忘行多則

蹇于進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閒豈堪任責欲望陛下特垂睿鑒洞察忱衷推從欲之至仁使歸安于故里巢由長往孰云堯帝之遺黃綺終辭無損漢家之盛切于得請不覺費辭

再乞致仕劄子

嘉定五年八月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衰瘁至此實不堪爲世用仰蒙聖恩擢寘政路首尾五年平生自知分量不敢貪榮久處于此日不遑安是以無歲不求再掛衣冠或以疾故請至再三率蒙睿眷溫詔曲留不敢頻有煩瀆



又復中輟今年七十有六矣已無顏面向玷邇聯況自入春以來屢以病告兩嘗吐痢俱作再以淋澀爲苦近復以暴下累日蕭然弗支形體瘦瘁飲食絕少近雖勉強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僵仆大廷萬目並觀徒爲清朝之玷臣之獲譴顧何足言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迄餘生以全暮景實爲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聖慈不惟未賜俞允又勤詔旨仍降四項指揮不容引退臣感激

恩遇哀涕交橫不免再有陳述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貳東省三數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饑疫蟲螟盜竊悉就消弭邊陲寧謐年穀順成此皆國家運祚方興聖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員尸素于此豈不仰戀明時而乃自求屏退況今郊祀大禮在近千載際遇又將預駿奔之列引疾苟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困疾病筋力頓衰精神懨懨不能自持正恐當聖主精意明禋之際冒居使名不足以效奔走萬一顛沛于郊廟壇壝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



以塞責是以不復更敢引經據古直述情素投告君父  
及此秋季祀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桑梓得爲太  
平之遺民免玷知人之聖鑒誠爲餘生之幸再瀆天威  
臣無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茲焉三瀆于冕旒  
誠欲一歸于巖穴危衷傾敘溫詔游頌已窮告老之辭  
深感留行之眷惟是臣荏苒五載侵尋八旬略無橫草

之功固已難居于邇列若匪負薪之疾猶能強處于周  
行誠以一年以來百病交作幾經告假日媿空餐近雖  
勉赴于昕朝實亦每懷于隱痛不知者尚謂其矍鑠旁  
觀者寧免于揶揄今則骨露神癡行遲坐困髮種種以  
如許視茫茫而愈昏孔子老而戒得之言莊周壽則多  
辱之訓皆所當鑒不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投君父惟乞  
皇帝陛下察其衷曲加以哀矜及茲未至顛沛之時使  
得早遂歸休之請首丘在望沒齒難酬重冒天威臣下  
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乞致仕劄子

嘉定六年正月

臣輒瀝危悃干冒宸聽伏念臣衰繭無堪叨塵政地四年于茲屢貢乞身之章曲蒙睿眷詔旨丁寧又復中止舊歲多病內外交攻齒髮並侵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正恐不任郊禋駿奔之勞既不得請日夕兢懼迨原廟太宮園丘行禮之際陛下寅恭虔鞏神元昭格而臣筋力弗彊足膝俱憊侍祠跛倚幾于僵仆臣實無以措躬旁觀亦爲臣危之獨以熙事備成恭謝日近未敢奏陳雖幸俱免疎虞而雪深寒勁采所弗堪拜起蹒跚有失臣

子之敬況今遂年七十有七若又不能掛冠而去則寡廉鮮恥安煩戀劇之誚必不追于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難進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無以自明是敢仰瀆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望聖慈亟賜俞允使得納祿以塞盈溢垂車以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貼黃臣昨者齋沐修寫奏劄只俟恭謝禮畢榻前控陳旣而展日至再賤疾愈致發動適值同列在告勉強陪班痛楚特甚呻吟宛轉幾不聊生元正朝謁使



客在廷皆弗獲預機務叢委非可養疴病體支離豈  
堪任事雖欲一伏軒墀有所不能用敢殫瀝寸誠仰  
祈保全生成之賜見今居家以俟威命伏乞睿照

###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者伏念臣頃自從  
班爲親求歸繼遭排根十有三載百謫備矣不敢遽掛  
衣冠恐或者以爲躁憤其實無所怨尤母喪旣除適當  
謝事之時再疏而後得請自謂餘齡無幾平生出處遂  
保始終敢圖睿恩起于旣老擢寘近列皆出天地生成

之賜職高任重憂懼日積俸優分溢滿盈自畏况兼年  
垂八表衰疾交侵醫療未效玩愒滋深合是數端豈復  
有可留之理欲望聖慈察其真情檢會累奏亟賜一俞  
上以廣清朝養老之懿下以全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  
紀沒齒圖報干犯雷霆之威席藁俟謹

###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求納祿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臣自揆逾分不當更申黷冒真情迫切敢犯威嚴  
臣竊惟陛下更化善治百度維新比年以來大臣之進



退猶未有全其終始者殆非所以示四方也皇恩如天保護臣下邇聯求退率多留行固足以仰見眷注之深然如臣者本乏才術少不如人今焉及耄顧何足算力不逮心既無以佐萬機之煩年當戒得又無以逃衆口之誚使其蹒跚後塵已爲徒妨賢路矧復病苦相纏雖欲勉竭有所不能歷數立朝之人臣最衰老其爲宜去亦莫先于臣者是以不避三瀆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無任惶懼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乞納祿准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洊有危惴不容自己敢畢陳之臣竊惟仕而請老古今之通義而在漢尤以二疏爲賢方父子相期俱歸移病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而後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真疾篤者而宣帝不以爲欺公議不以爲過正以其年旣篤老且欲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無能爲役起于掛冠貳政累歲賢路久妨一宜去年登七十有七望八十幾何踰禮越法甚矣二宜去福過災生拙恙交攻呻吟宛轉



殆無生意三宜去三上封章皆出由衷之言不敢遽稱  
疾篤以欺君父又敢望聖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使  
臣庶幾二疏之風抑以示聖朝退人以禮之美倘得以  
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恩紀無極若  
筋力尚可勉強猶當一拜軒陛之下以展犬馬戀戀之  
心銘肌刻骨九殞不忘疊犯威顏臣下情無任激切懇  
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請納祿詞殫情極竊意或可以感

動宸聰仰蒙聖慈親御翰墨眷留至渥予告至再祇服  
異恩敢不退聽初亦自謂幸得兼旬休養益近藥餌庶  
可勉強自振上副九重之至意而空餐已久福過災生  
終歲疾病入春反深醫者伎窮假限將滿衰悴痛楚愈  
難支吾屢瀆君父實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使致其事  
歸伏田里消弭悔咎少延殘喘不勝百生之幸

第六劄

臣輒瀝危悃洊瀆宸聰臣老朽抱疴五上乞身之請三  
蒙予告之恩專意醫藥又復許時拙恙曾無差減晝夜



呻楚左右所不忍聞垂絕之命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來服膺怠事之戒奔走外郡凡公家參集之會未嘗托病苟且況冒居邇聯首尾六載日謹昕謁退而贊貳政機應酬庶務延接賓客或逼昏晚雖日徒勞然竭其區區之愚每欲粗伸報效猶以不稱爲懼今則筋力已愆病又困之恭謝之後元日朝賀使者在廷皆阻于就列蓋兩月餘不獲進瞻威顏豈有高爵重祿養此衰殘之人上辜任使下妨賢路懷安尸廩負罪愈深雖聖眷之優加實公言之可畏內自揣度如臨淵谷假限旣滿

不容勉強揆以漢法三月當免稽諸著令止許百日是敢申布忱衷控投君父伏望睿慈察其迫切曲賜矜憐俾得再掛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苟存喘息以見松楸實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已窮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干天地之造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邇列于今五年自揣疎庸歲歲求去奏疏徹聞無慮數十聖度容納非直寬



其譴呵而又親灑宸藻過形獎飾區區所陳竟闕俞音使臣筋力未愆尚可勉強固當殫竭驚蹇以答隆恩公論私計猶弗暇卹而今者一病累旬略無退證醫療備至不容措手惟有決意乞身歸休田里既釋重負稍免憂懼庶幾消弭災咎假息餘齡倘得畢志丘壑則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雖九殞不足以論報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

貼黃臣以病體衰羸天氣尚暄若俟假滿有請必致重勞處分故敢不俟半月之限竭其懇悃欲乞聖慈

免再給假賜臣骸骨及今得歸尚可生還故里不然則必至斃踣于此情實可矜伏乞睿照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臣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慈依臣所奏臣今者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特灑宸翰賜臣錦照二字庶幾奎畫昭回庸侈祖孫被遇累朝眷寵之厚以爲敝里私家無窮之光不勝榮幸乞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某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旨依某所奏某乞身得歸欲于堂側立懷綬扁榜是敢仰干令慈望賜某二大字以為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願

攻媿集卷三十三

攻媿集卷三十四

宋

樓

鑰

撰

外制

吏部尙書趙汝愚兼侍讀

敕朕退朝之餘務學為急開邇英之閣肆求經史之遺言對無逸之圖慨念祖宗之美意正有資于勸誦顧何憚于增員具官某秀出天支蚤收儒效擅開平之譽久宣出藩入從之勞條晁董之言尤見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于選部實領袖于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于



通鑑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于寶訓之書爾其因事進規盡忠無隱矧是宗盟之彥首陪經幄之游尙服異恩以稱公選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彥端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舊幹辦太一宮

敕具官某爾給事官省謹而寡過肆還寓秩列之銓選屬韃九陞仍護行宮往哉惟欽毋替于舊

武經郎趙不淹換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敕具官某國家宗支視古爲盛然以屬近行尊得奉朝

請者亦鮮矣爾修飭有素宗老薦其詳雅授以正率日陪近班尙勉之哉以永終譽

許從善循修職郎

敕具官某爾以假吏往從使節茲登仕籍始得論賞雖曰踰時亦不失勞矣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雨資放罷

敕具官某治獄之職惟公則平爾曲奉上官縱吏爲僞以陷人于深文臺評來上罰其可追再鑄厥階歸務循省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鎰降兩官

敕具官某爾職權酷驚擾田里憲臺按治囂訟自解削秩免官以正名分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敕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爾按吏不審乃諷脅理官偽為文記以傳致其罪彼罪雖得爾其可佚罰乎褫秩二等以戒鍛鍊之吏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資

敕具官某朝廷選修聘之使而使之自選其屬爾以庠

校之彥為之少從禮成而歸賞可後乎

何謙韋益竝循修職郎

敕具官某集故事以成書儒館之職也爾隸西省

韋益改東

省亦預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

敕具官某權貨之禁至為嚴密治中別駕實專掌之爾職在是而不能戢吏卒之冒法豈惟關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無素削秩免官以懲不恪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敕朕肇禋南郊祇見上帝爰推霈澤以及萬方仕登朝  
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有子以廉車告  
歸爾亦預此卹典尚其有知欽承休命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皇子嘉王府都監韓

世榮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敕官躋橫列使領遙防是爲右選之華用示內班之寵  
具官某進謹赤墀之奉退祇朱邸之勞歷年寢多以疾  
來諗俾隸名于銓部仍賦祿于真祠尙服渙恩以保終  
吉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歲封孺人

敕具官某嫡母孔氏比肆郊霈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  
齡子爲命士予之湯沐以爲晚歲之華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韋潛心舉主降一

官

敕賢引其類固難保于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于定制  
具官某早登膺仕屢薦小官逮歷歲之旣深有字民之  
無狀按章不審雖多刻吏之文具獄旣成莫掩貪夫之  
迹攷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嘗遇于霈恩姑稍鑄于命秩



尚爲寬典毋有遐心

嘉王府講尙書徹章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敕朕有元子教之以義方爾以名儒導之以經術旣闡百篇之奧可稽一秩之褒具官某造理精深處心夷曠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從吾兒之游最專且久博文約禮欲著乎心攷古驗今如指諸掌因乃天資之美加之學力之優茲焉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胄非務爲章句之徒發經史之微尙益明事物之要旣上紫垣之直

仍先朱邸之僚進有賴于論思退尤資于講習其祗朕命式究爾心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黃艾朝奉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敕具官某朕以元子天資之良遴選賓友以輔導之惟爾艾爾士楚俱以儒英從吾兒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講貫旣久以至終篇旌爾賢勞何愛一秩其益暨乃僚秉乃心相與發明經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有餘厥惟休哉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

敕具官某朕肇禋南郊爰肆霈澤士有一省咸復厥初矧吾帥臣起臨邊閫日著聲績如爾之望者顧可後乎爾守襄陽煩言游至稍鐫寓職于今三年因予泰時之恩歸汝寶奎之直其祗寵沃益懋爾功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制置使司奏舉知黔州

敕具官某蜀道萬里士有負文武之才者朕何自而知之爾起將家歷戎職制使謂爾通練老成連帥又稱其沈毅通敏朕以二臣之言試爾以黔中之守爾能不負

所舉則知所以報國矣

泉州同安縣靈護廟神封威惠侯

敕具某神朕之愛民至矣吏治于明神職于幽苟利吾民雖遠必錄以爾神廟食海嶠久著靈迹卻蠻蜚而張官軍招海賈而銷癘疫有司覈實具以上聞錫爾嘉名歆予茂渥

承直郎坑冶司檢踏官蔣蓋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國家置使江左以總諸道之貨泉設屬支郡以究山澤之遺利爾其屬也冶工爭攘至相戕殺爾實



啓之劾章既聞其上一秩免所居官吏之不虔庶乎知警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降一等放罷  
敕具官某爾筮仕之初密在畿邑是何么膺敢爾披猖  
鑄秩免歸尚爲輕典爾則自取將誰咎哉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該奉上高宗皇帝徽號  
冊寶轉協忠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

敕朕推尊烈祖務極隆名寶冊之嚴式資辦護均行賞  
典爾則先之具官某服在禁庭恪共衆職橫班秩峻旣

兼留務之華高廟禮成實任賢勞之首爰加命秩用答  
爾勤

倪思等係常良孫舉主各降一官

禮部侍郎倪思

敕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愛乃至斯旣駭予聞  
致貽伊戚具官某夙推清望遍歷華途比因繕監之遷  
爰謹屬察之薦家旣傳于清裁人亦謂其端良俄隱慝  
之遽彰何貪心之已甚攷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其未脫  
于七階俾爾姑鑄于一秩勿以懲羹之故而忘推轂之



公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冲

敕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為南蘭陵以戶曹為賢而  
舉之閱歲既久乃以賄聞申舉將之罰不可廢也其上  
一秩毋忘省循

隆興府佳山孚應廟神封惠濟侯

敕具某神國家愛重爵賞非有功不侯人神一也以爾  
神生而不求聞達以忠孝而化人沒而能著靈響有功  
利以及物手植之槐猶在舟行之禱必答予之好爵其

尚欽承

朝請郎致仕劉礎降一官

敕具官某朕視嶺海猶畿甸也爾守蒼梧而部使者謂  
爾加賦于民且曰遂祠請而未拜聞劾章而徑行雖已  
挂冠豈容幸免姑鑄一秩以示薄懲

從政郎錢逖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小監當

敕具官某細民以煮海為業私販冒禁或未能免爾仕  
至邑令又方執喪使者廉按謂爾為逋逃之淵藪何耶  
削去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貶其尚何辭



寄資訓武郎嘉王府都監朱思正轉歸吏部在京  
宮觀

敕具官某服役內廷兼官王郎克勤所職以疾丐閒祿  
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

成鏞知黔州

敕具官某爾奮由武科屢更事任黔中雖遠委寄不輕  
外控夷蠻地當一面命爾作守凡牧民固圉之事尙勉  
之哉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重華宮祇候董友聞

轉歸吏部

敕具官某爾職聯中禁使領遙團共事累年以疾求退  
俾仍舊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用

秉義郎閣門看班祇候韋琳報班差錯降一官

敕具官某朝儀尚肅寶贊尤嚴進退降登視以爲節抗  
聲失度時汝之辜爰削一階以懲不恪

郭棣知瀘州

敕掌殿巖之武衛夙著勤勞分邊閫之顧憂茲煩鎮撫  
睠予世將聽我訓詞具官某稟資沈雄馭下嚴整出臨



淮海嘗當一面之權入總貔貅久護千廬之密比歸故里既歷累年惟時瀘川控彼蜀道靡有蠻夷之外侮何期蝨賊之內訌狂卒稱兵衆無與者仇人假手天實誅之顧平時謀帥之甚艱豈今日擇才之可後疇堪予選僉曰汝諧爾其設方略以靖驚疑示寬大以安反側凶徒既殄無問脅從義士實多當行第賞綏爰有衆遂令境內之清坐折遐衝益致王靈之暢佇聞嘉績別議優恩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敕具某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平去都城萬里苟有利于民亦不汝遺也增以嘉名用答靈貺尚其歆奉以惠遠氓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謙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爾以宗子居大郡幕府不能自潔其身乃與胥徒共爲姦利償券焚歷欲蓋彌彰鑄黜示懲尙服寬典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

敕具官某獄事至重豈容小差爾職其間乃爾失當諒



其非故姑示薄懲

承信郎石璿父榮年九十五保義郎致仕

敕具官某父某比肆郊霈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  
爲命士授之武爵以爲晚歲之華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

封靈惠妃

敕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婦人之爵莫及于妃倘非靈響  
之著聞豈得恩榮之特異具某神壺彝素飭廟食愈彰  
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服朱衣而護雞林之使舟車所

至香火日嚴告賜便蕃旣極小君之寵禱祈昭答遂超  
侯國之封仍靈惠之舊稱示褒崇之新渥其祇朕命益  
利吾民

朝請郎張抑係舒光舉主降兩官

敕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持江東使者節以池陽郡  
博士爲賢而舉之閱歲已久乃以賄聞比申舉將之罰  
惟爾在哀疚而未及旣除喪矣其上二秩毋忘省循

遙郡刺史知和州某依舊武功大夫邠州團練使  
敕具官某將門出將其說古矣紹興以來名將之後人



才不乏鮮有以將略世其家者爾起自西陲屬韃九陞  
頃由選擇出守山陽雖邊塵不驚智勇無以自見而首  
尾五載固圉有勞徙之大邦陞以遙團之秩朕之知汝  
深矣勉趨功名毋忝爾祖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敕具官某服役禁庭屢更歲籥恪勤厥職式閱其勞祿  
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元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鹽筴之盛莫如海陵積弊之深亦非一日今

帑中之藏至失十萬白發吏姦汝之職也詳究始末失  
職已多而又不能自別于資貸之嫌再鑄厥官歸務循  
省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爲鄉民訴水傷擁

併死損八人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試邑輔郡能聲徹聞秋潦爲災訴者輻湊  
老羸蹂躪至有死傷雖非關防所及咎將誰歸其上一  
階服我寬典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祇應人各轉一官



資

內知客修武郎譙令雍秉義郎戴勳

敕具官某賢王務學講席徹章惟此百篇之書坐閱八年之久凡預職守咸進官聯爾起于諸生班在上閣祇事朱邸見謂恪恭渙恩所加勿謂故事尙勉思所以稱此者哉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郎姚思正保義郎董致中徐松成允顯高珂指揮使從義郎馮涇王良講堂使臣秉義郎蔣巨卿張克家講

堂書寫文字進武校尉張桔承受所手分承信郎舒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適興祖客司成忠郎傅宣世前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全大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美成全郎陳翊  
敕具官某等王邸談經閱歲滋久凡曰執事咸進厥官往其欽承益務恪恭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算造

敕具官某周之馮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爲之星歷之



學爲士者可不務乎爾遂于歷徹于朕聽因其所長俾  
貳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稱朕欽天授時之意爾  
尙勉哉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劉選李端邢儼

沈明黃毅杜椿吳珪蔡顯右班王佐邊寧李鈞孫

彬陳瑒曹渙王浹黃義陳圭換武翼郎添差諸州

駐泊兵馬都監

敕具官某等行在所猛士如林又擇其雄毅之尤者列  
在人門爲予爪牙歷歲旣久親閱挽強之技超授武爵

護戎方州錫之袍帶以寵爾行毋忘衛上之忠益習近  
民之事尙勉之哉

殿前指揮使守闕行門長行左班許坦聶榮明澤

孫伸右班盛俊吳佾郭錫換從義郎

敕具官某爾等以拳勇選密侍宸居有年于茲矣親閱  
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尙勉之哉毋怠于事

神騎嵌補副指揮使姜勝換秉義郎宣武嵌補指

揮使徐成換從義郎天武下名副指揮使呂俊換

修武郎



救具官某爾等早以武勇備予羽衛閱歲既久而挽強之力不衰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恪以稱所蒙

趙介循從事郎

救具官某爾以刀筆爲冊府之吏周旋四庫其職清矣又以奏篇之賞疊進資級其思所以稱此者哉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履正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

救總禁廷之務久矣宣勞居橫列之班茲焉進秩具官某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宮闈習見累朝之故實侵

尋歲月兼提衆職之綱條爰因酒正之修更陟武階之峻勿云近比思稱優恩

蕭鷓巴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轉官回授母淑人耶律氏封郡夫人

救命婦之封率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越于邦彝某人早嬪名將之家同慕中華之義兩朝示寵名已著于鳩桑一子馳恩榮特頒于鸞誥往服朕命益宜爾家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救具官某比遣使華往修鄰好聞其扶疾慮有關事見



大夫非無可使恐不及期以爾志存許國才足應變輟自邊關俾將予指聞命引道禮成來歸進之一秩姑以勞還俟訖外庸嗣有褒擢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官

敕具官某朕歲遣使華往修鄰好必選上介以輔其行爾以扈衛之臣爲行人之副中途易節調護無虧惟爾之能應予之賞俾增命秩其尚欽承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譙令憲迪功郎

錢廷玉忠訓郎部師孟忠翊郎黃允迪訓武郎李

邦安忠翊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郎張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金彥達進武副尉王冲各

轉一官

敕具官某歲遣信使修好鄰邦凡爲假吏之行舉有優恩之及用酬勞勩毋替忠勤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副都指揮使郭杲落階

官

敕總千廬之衛久護戎昭頒一札之恩用申褒律具官某器資沈鷲謀略雄深飭邊備于上游坐銷外侮肅軍



容于中壘允藉壯猶朕慨宿將之無多眷故家之可用  
繁爾昆弟為予爪牙茲徹武階俾專使領庸示等威之  
峻式昭名器之公其服恩榮尚圖忠報

閣門祇候訓武郎李彥機從義郎李刪秉義郎楊  
應龍應奉人使到闕一十番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信使來庭掌在上閣賓贊之職不容毫釐  
之差祇事累年積勞可賞進之一秩益務恪恭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資

敕具官某邊臣無小大皆以忠實為先爾以逸囚受罰

矣而又為欺濬削一階用戒來者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恂轉一官  
敕具官某國家以十階待近屬必十載而後一進其選  
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爰寵其子躡等而授雖曰近  
比實惟異恩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閣門宣贊舍人

敕具官某爾以名將諸孫中官兄子不患不致富貴顧  
所以將之者何如耳頃望吏議亦既累年察之蓋詳克  
自循省賓贊之職用以命汝念之哉知復玷缺之艱難



則知所以保其身矣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之追復中大  
夫

敕具官某朝廷念廣西鹽筴之弊因爾建議使行其言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爾既知其不可而不能自己何也  
解弦更張事始少定褫官置散以謝遠民而爾亦亡矣  
爾豈欲害民者徒以昧于不遠復之義而致此亮其本  
心追復舊秩能體此意尚爲有知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壽皇會要并

### 禮儀使轉一官

敕朕寅紹丕圖推尊慈極纂修帝制尤嚴于五載之餘  
登奉寶儲遂全此一王之法惟時近弼兼總宏模矧相  
禮以備成豈疇庸之可後具官某該通而知務端靜而  
善謀頃上禁途居然有公輔之望迨升宥疇足以致朝  
廷之尊俾參預于政機益茂明于國體緝成大典允藉  
宗工誕舉縟儀更資使範以侈重華之盛以彰疊矩之  
傳爰序進于崇階尙勉從于遜牘增培采食仍衍真奮  
噫鋪張闋休實贊我顯親之志奉行故事尙堅而致主



之心往服訓辭以綏寵渥

從事郎趙彥适收使射中減磨勘循一資

敕具官某國家選士于廷又命以射爾以宗支之秀旣擢儒科能游于藝且應賞格何愛一階以示勸獎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鐵錢入銅錢界

算請鹽鈔降一資

敕具官某冒利犯禁齊民則有之爾爲獄掾乃敢以身而試法稍鑄命秩猶爲寬恩

朝請郎尉聞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運降兩官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樸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餉則不容缺也永康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爲之闕供甚矣鑄去二秩以勵其餘而猶不奪爾合江之符以不得罪于民也其務足用勿以懲羹而取盈焉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爲提刑陳倚申屬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與邊郡

敕具官某爾以選擇屢典大藩四明富民之訟使能俟屬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移獄則晏然無事矣部使者謂爾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鑄官一等易地邊方汝往哉其



思有以靜鎮之

朝散郎國子博士徐堯上殿墜笏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老書生獻箴于朝此意勤矣朝儀貴肅乃爾失度雖欲宥過不應但已稍鑄命秩以儆廷紳

寄資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符滌降兩官放罷

敕洒掃是職專務盡恭過愆有聞豈應從恕具官某久以勤敏祇事禁嚴當克謹于官箴乃自貽于罪罟命鑄橫列尙畀遙團罷歸銓部之班顯示貂璫之戒

內侍高品李元美降忠翊郎放罷

敕具官某禁廷貴肅三尺尤嚴爾職其間而越法度削官二等尚爲寬恩

閣門祇候潘瓚落看班

敕具官某爾祇事昕朝再更歲籥稽之故實盍正官稱益務恪恭毋怠于久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敕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上恩故某官妻許氏蚤嬪將家今爲后族廉車旣往莫諧偕老之宜戚閑方興實號懿親之長屬禕衣之歸謁分石窳以



疏封尚惟法度之循以對寵光之渥

直敷文閣史彌正爲高夔奏厲雄公事落職罷官  
觀

敕具官某爾奉祠就養宜無預于公府知篤葭莩之好  
而忘瓜李之嫌事發相重遂徹朕聽收還延閣之直仍  
罷祠官之官尚其省循予不汝棄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國府

敕具官某朕惟天子耳目之官與夫言語侍從之臣皆  
極天下選豈應輕去然進退之際君子之大致存焉朕

亦欲有以全之爾以清德雅望周旋三院有年矣憂國  
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體義形于色臺綱斯振物論浩  
然擢貳銓衡所冀獻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宜  
城大邦實慈皇初潛之地寓直寶奎以寵爾行牧御之  
方無俟多訓勿以在外而忘告猶政成來歸副我虛佇  
知漳州鄧駟江東提刑

敕具官某入而居獻替之選出而任澄按之寄皆朕耳  
目之官也以爾端靖有守雅望甚休擢在諫垣出鎮南  
服江左祥刑之重肆以命汝豈惟引以寢近爲爾之寵



抑使列城之人知朝廷垂意臬事至遣諫官以臨之書  
不云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朕將庶幾焉

知廬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敕具官某朕承累聖仁厚之餘雖罔敢兼于庶獄而明  
罰敕法求惟厥中乃者播告之修孚于中外矣爾以諫  
省之舊知予德意而明敏詳練無施不宜召自邊閩用  
爲廷尉之貳昔張釋之使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之民  
自以爲不寃汝往哉其爲朕持天下之平且以行汝學  
道愛人之志

大理評事李珣再任

敕具官某廷尉之屬非明于文法不以輕授非遲以歲  
月不能貫通也爾以名家子庀職旣久以其自列爰俾  
因任尙圖來效勿替厥初

故太傅蒲察久安女碩人乞用父遺表恩澤封郡  
夫人

敕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出于君恩某官  
女碩人蒲察氏生長北方來歸王國謂父兄卽世惟一  
身之僅存而恩渥自天曾累歲而未請乃叩九閭之邃



願加列郡之稱亮其忱衷矧有近比特疏予寵用慰爾心

王元照校

忠訓郎興州遊奕軍權統領常崇轉一官

敕具官某朕周知中外將士之才間使來前用閱其實不以遠近爲間也爾來自西陲人物可採何愛一秩以寵爾歸益習戎韜以俟有用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訓武郎劉肇步軍司左統制

修武郎姚旦總轄牧放倒斃數少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歲分遣諸軍牧于澗右寬閒之鄉惟統御

有方芻秣以時歸而閱實生全者衆進之一秩以爲來者之勸

高夔知廬州

敕具官某爾頃守合肥嘗移之內郡近守四明又易以邊方乃自制司復分帥闡蓋以爾習熟淮甸有志事功故因以遷焉內有以固吾圉外有以宣王靈爾尙勉之哉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爲虧發官錢降一官與閑慢差遣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餉則不容缺也廣安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爲之闕供甚矣姑鑄一秩以爲罷軟之戒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某州刺史多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遙郡團練使

敕具官某等朕親睦九族務從優恩而十階之進則謹守舊制未嘗私也以爾父嘗建節旄不及中壽遺奏之澤未請于朝俾爾昆弟俱領遙團之任朕之于爾厚矣尙惟恪恭以綏寵祿

林嶠閣門舍人

敕具官某爾以武科首選庀職上閣有年矣銜恤告歸免喪入見俾還舊班益務恭恪

中大夫知寧國府蔣繼周磨勘轉官

敕擁千里之麾方著民庸之茂攷三載之績尙伸吏課之公具官某被眷慈皇進班言路以中執法之舊爲東諸侯之尊政最有聞尙有稽于褒表封章來上何屢請于歸休茲以年勞應于銓法爰峻文階之秩遂登從橐之聯大異庶工往祇茂渥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

敕帥聞有嚴方任顧憂之寄囊封何遽來騰告老之章  
驚爾疾之寢深撫予衷而甚戚具官某秉心端亮遇事  
詳明少歷艱勤養成畏謹之性晚更事任率有循良之  
稱念方虎之舊勲擢金吾之近侍一辭軒陛游闕歲時  
起分嶺表之麾俄感漳濱之疾宦游南海曾無暖席之  
淹次對西清用示挂冠之寵尙期自厚以冀有瘳

岳霖贈四官

敕挂冠有請方聯次對之班易簪可哀宜厚飾終之典

云胡弗淑而至于斯具官某出自勲門動遵士檢攬轡  
登車之寄夙著賢勞簪筆持橐之除實由親擢分五羊  
而作牧擁駟馬以啓行何恙之深此生遂已念世臣之  
無幾愴長夜之不晨忍聞垂絕之言寧愛不貲之寵躡  
四階而進秩按三尺以疏恩用大爾家庶將予意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

敕具官某爾頃爲列卿攝民曹領京邑以才諳稱今二  
十年矣屢試劇郡政最卓然南海巨屏實控百粵去朝  
廷遠委任尤重章貢壤地相接不惟通知風俗之宜南



方亦久聞爾之名矣舉以命爾其爲朕綏編昨撫蠻蠻使嶺海之間不異畿甸庶有以副朕不忘遠之意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

敕具官某朕擇才而用謀帥尤艱廣右去朝廷遠二十五州綿地甚廣爾以甘泉舊臣起家作牧而兩載之間內外晏然治行可觀矣方圖爾功而以疾論丐閒甚力何耶均逸祠庭遂爾賦歸之志陞華論譔示予篤舊之恩尚勉壯猶毋忘忠報

攻媿集卷三十四



功好集

江陵集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王元照校

國



程